

往內探尋、向外取徑 走不從眾的路

# 褚士瑩對世界保持好奇 從旅行中認識自己

文／李墨、圖／褚士瑩提供

擁有「旅行魂」的褚士瑩，對世界保有像孩子般的好奇心，他不斷探究、反思，在旅行中找到了自己。



▲ 褚士瑩認為，「真心對世界保持好奇」是很重要的。

到處旅行、國外工作、出書演講，這樣的人生對許多人來說非常「潮」，但對於褚士瑩而言，他不是追求離經叛道，只是誠實地做自己。身為作家、國際非政府組織工作者，哲學思考教育推動者、旅行家，褚士瑩可說是現在當紅的斜槓大人，然而無數炫目人生風景的背後，一句「真心對世界保持好奇」，是他對生活最深刻的告白。

## 旅行意義的變遷

一切先從旅行開始吧！時間暫時回到 20 世紀初的法國，人類學家李維史陀（Claude Levi-Strauss）在《憂鬱的熱帶》中談到，當時人很少旅行，而當時的巴黎，只有在黯淡的小戲院中，人們在昏黃的燈炮下分享旅行見聞，演講者講述他寶貴的記憶，「在半黑暗中說話的時

候，他可以感覺到，那些記憶一件一件離他而去，一件一件掉落……」

拉回現代，旅行已是稀鬆平常，褚士瑩從自己的經驗看待旅行意義的變遷，他說，古時候的旅行不是為了「探索」世界、就是想要「征服」世界，或是逃避難堪的「現實」，至於現代，雖然仍有轉山的謝旺霖或是無國界醫師們，但旅行出現意義上的變遷，大體上從「個人痛苦」轉移到「大眾享樂」。

廉航機票成了上班族討論話題，部落客的東京、雅典、首爾吃住玩圖文無限量產，旅行是苦悶現代人的壓力出口，印證了褚士瑩對當代旅行的觀點。那麼對他而言，旅行又代表什麼呢？褚士瑩曾在著作中提到自己擁有「旅行魂」，旅行能夠學會不在意他人、世俗的眼光，學會勇於判斷，他說，「覺得自己知道得太少的話，去旅行吧。」

## 不是去過很多地方 就叫做有「國際觀」

在臺灣，旅行似乎與所謂的國際觀或多元文化素養之間，有著曖昧不明的等式關係，但是常常出國、學會多國語言，就叫做有國際觀、多元文化嗎？褚士瑩不這麼認為。他說，國際觀指的應該是能夠從別人的角度來看待世界。

褚士瑩用法文、馬來語和印尼語舉例，法文的文法注重和諧，「對法國人來說，當一個句子一團混亂，代表這個世界一團混亂。」從這個角度來看，便能理解為什麼他的法國同事，「沒有辦法接受每個人只做自己份內的事，不要管別人的事，他們必須先對整體做全面的了解之後，再衡量自己在這個整體裡，需要扮演的適當角色。」

至於馬來語和印尼語，可以任意將單字做組合，沒有定冠詞或不定冠詞之分，單數複數都是同一個字，動詞也沒有過去式、現在式、未來式的區分，他認為，從這反映出來的世界觀中，「自然不會去刻意區分人我，也不認為對事物做精細的區別是必要的。」

理解他人如何看待世界，也提供自己消除偏見的武器，褚士瑩強調，如果一個法國人把馬來語、印尼語的世界觀「理解成『頭腦單純』、『不知遠近親疏、輕重緩急』，那麼就是一種傲慢與偏見。」



▲ 國際觀指的是能夠從別人的角度來看待世界，而不單單是去過多少國家、學會多少語言。



▲ 褚士瑩與眾不同的生涯來自於討厭競爭，這讓他更關注困頓之人。

## 與眾不同的生涯 來自討厭競爭

旅行、反思是一條漫漫長路，褚士瑩在路途中拾得屬於自己的觀點。從過往的學習歷程來看，他高中念了前三志願，大學去了埃及念新聞，對於自己思考脈絡的養成，他簡單一句，「我討厭競爭。」

褚士瑩反思自己的性格，發現自己討厭比賽所帶有的必然結果：「輸贏」，由於常常嘗到失敗滋味，他更能理解失敗者的痛苦，也因此格外關注遭遇困頓的人，像是在著作《i 世代處事贏家》、《我，故意跑輸》探究輸贏的概念，或是進入國際非政府組織，以及進行哲學諮商，都讓他能在輸贏的無盡輪迴中，有機會協助受困者看到輸贏的本質。

褚士瑩反思，社會為了運作的簡便，常常有意將我們放進「競爭」和「輸贏」的機制，無論在家庭、學校或社會，追求的是往上攀登，「單純的『活著』似乎不被認為是一件美好、或值得追求的事。」他說，自己從很早的時候

就努力掙脫輸贏桎梏，從拒絕贏過別人，最後連競技場都不想進去。褚士瑩這看似冷門的生涯選擇，對他而言並不驚世駭俗，只是反應出對競爭的厭惡。

## 除了做自己，我還能夠做誰呢？

社會的競爭機制完美到有些絕望，選擇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，甚至只是擁有與眾不同的想法，對於許多人來說都需要莫大的勇氣，但褚士瑩說，跟別人不一樣，做自己對他而言是理所當然的事。

褚士瑩以「旅鼠效應（Lemmings Effect）」說明從眾的危險，每三、四年，由於數量劇增，旅鼠便會進行一次集體大遷移。在遷移的過程中，有時候前導的旅鼠「導航系統」產生故障，明明眼前是一片不可能通過的海，領頭的旅鼠卻誤以為是一條小河，帶著大家往海裡跳。跟隨者就算意識到這是個錯誤判斷，也寧可抱著疑惑繼續跟隨時，造成的實際結果，就是集體自殺。

旅鼠的故事，有著死亡的悲慘結局，不傾聽自己的聲音，何嘗不也是扼殺生命的種種可能，褚士瑩回到簡單的邏輯思考，「我本來就是自己，不做自己，卻去做別人，不是一件荒謬、違反理性的選擇嗎？」對於許多人的從眾選擇，甚至害怕傾聽自己，他感嘆，「如果自己就是一種叛逆，那就當我是叛逆吧！」

## 做自己的前提 是對本質的思考

做自己不代表恣意妄為，更可怕的陷阱在於，以為在做自己，但其實被未經思索的想法牽引，2000 多年前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讓德爾菲（Delphi）神壇上的「認識你自己」，成為哲學史上的經典命題，褚士瑩同樣將對本質的思考，作為人生的重要功課。



▲ 好奇心能夠讓人對世界保持熱情。



▲ 褚士瑩的著作相當受到讀者歡迎。

至於什麼是對本質的思考，褚士瑩說，曾有位高中生問他，「在你寫的《比打工度假更重要的 11 件事》這本書裡，你提到有兩個朋友出國，其中一個毅然決然把積蓄都拿去舊金山留學，結果因為沒有想清楚一些事，比如為什麼出國、錢的來源、出國後的打算……結果出國並沒有為他人生加分。我想知道的是，為什麼想好那些問題後，出國就會讓人生加值呢？破釜沉舟的決心為什麼不是關鍵？」

褚士瑩回答，「如果這是你非常想要知道答案的問題，那麼你可以採用理性的方式，試著幫助你自己回答問題。」那位高中生得到了鼓勵，說出自己的答案，「我認為是因為想清楚了那些問題後，可以避免隨波逐流，真正了解自己想要的，也是考慮現實的問題，這樣即使失敗收場，也有意想不到的驚喜。」



▲ 褚士瑩感嘆，「如果做自己就是一種叛逆，那就當我是叛逆吧！」

那位高中生喜歡自己的答案，也因為自己能想出答案而得到自信，褚士瑩則進一步用心理諮詢的「外化（Externalization）」技術，協助高中生抽離自己的角度、思考自己的行為。經過這樣的對話，褚士瑩說他自己的答案是什麼，其實已經不重要了。

探究本質、認識自己可能是痛苦的，蘇格拉底甚至為此而死。在採訪過程中，褚士瑩也不斷反問記者，為什麼想問這些問題，這些問題是否真的重要，這樣的問答具有相當大的張力，迫使人思考、認識自己的動機與感受，剖析自己的過程不全然舒服，但得到的答案卻異常踏實。

## 建構龐大知識量的秘密：好奇心

人是經驗的動物，除了往內在探尋，也要向世界取徑。褚士瑩在訪談過程中，引用相當多不同學科的知識，像是哲學、心理學，對於文化、語言也有所探究，如何建構這龐大的知識量，他說，關鍵在於好奇心。

褚士瑩說，他一直提醒自己要像孩子一樣的好奇心，「所有的事情都像是第一次接觸，遇見每個人都像是第一次見面，一期一會，真心對世界保持好奇，不預設立場。」對教育有興趣的他也認為，孩子與生俱來就有強烈的好奇心。因此，教育的第一要務就是保有對世界的好奇。

從腦神經科學的角度來看，學習發生在大腦神經元的突觸，若神經元受到刺激，鄰近神經元也會被活化。褚士瑩則認為，在孩子學習過程中，好奇心是最重要的動力，愈好奇就愈想學習，父母和老師可以設法刺激孩子思考。他也強調，學習是一輩子的事，不應該限縮在正規教育期限之中。

做自己需要先認識自己，認識自己需要對人和世界的基本理解，人永遠是相對於自己的陌生人，好奇心則讓人直至生命的盡頭，都能保有對知識、對自己的熱情。





▲ 如何獲得知識，褚士瑩認為好奇心是關鍵。

## 旅行、哲學、教育 匯流成近來關懷

攤開到目前為止的生命履歷，褚士瑩可說是活得精采，藉旅行看到世界、從哲學看到自己，而他最近的關懷放在教育。

褚士瑩說，他最近在思考著，要用什麼媒介推動思考教育，可能是兒童哲學繪本，或是英語教材，協助孩子能在生活中思考本質，「像

是人為什麼會活在世界上？我應該孝順嗎？為什麼有的老師上課前要我們起立敬禮？課本要不要帶回家，應該要問大人嗎？」

這些問題在許多人眼中，可能太抽象，甚至對工作、賺錢沒有幫助，但在生活的無限片段中，時時刻刻認識其中的自己，才有可能「做自己」，獨特這個詞在生活中，也才具有最真實的意義。◎